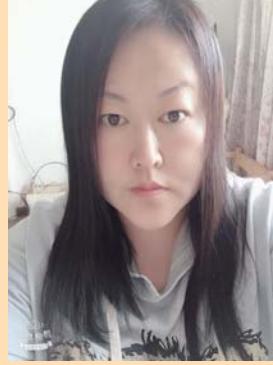




文风而来

主办单位:文登区作家协会

冠名商:文登全友家居商场



于洞丽,女,1978年生于山东省威海市,现居文登区,自由职业者,文登作家协会会员。在《威海晚报》、《文登日报》、《文登文艺》发表过短篇小说、散文。喜爱文学,尤爱散文。

2020年冬末初春,我们的祖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,一场新冠肺炎让我们停下了奔波的脚步,自封于家中,开始了与以往不同的生活。

居家的日子,为了打发大把的时间,先是在抖音上学习各种美食,家庭版小油条、油炸麻花、陕西凉皮、休闲小零食锅巴……直到有一天,发现体重在嗖嗖的飙升,这才停止了对美食的折腾,还是重新过回正常的日子吧。

近日,除了打理一日三餐外,我又有了新的计划,我要把家中的每个房间的各个角落重新整理一遍,顺便除旧留新,将陈年旧物整理出来。

撸起袖子说干就干,先从储藏室开始,将杂物一一整理,有序的放到储物架上,忽然发现角落里有一个玻璃物件,拉出来一看,原来是一个五十公分左右的长方形玻璃鱼缸,鱼缸的边角用不锈钢条包裹着,虽不是时下流行的超白玻璃,却也晶莹透亮,只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尘。我忽然想起这是父亲亲手制做的鱼缸,父亲去世已十年有余,因为想留个念想,就跟母亲索要了这个鱼缸。手工制作的鱼缸不是那么精致,细节并不完美,望着鱼缸底部裸露的玻璃胶,不禁想起了父亲粗糙有力的大手和给玻璃打胶时的专注神情,泪水止不住的流出,是的,我想念父亲了。擦干眼泪,把鱼缸拿出来清洗消毒,等疫情过后把鱼缸利用起来,养上一缸鱼,自此以后,观鱼以解思念之情。

收拾完储藏室,开始整理书房,整理

整理幸福

文/于洞丽

书架的时候,一本厚厚的金色书皮的《安娜卡列尼娜》映入眼帘,翻开第一页,空白的位置写着:祝妹妹生日快乐!噢,这是十七岁那年姐姐送我的生日礼物,那时的姐姐已经参加工作,知道我喜欢读书,她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这本名著作为我的生日礼物,多年以来,我对它爱不释手,读了一遍又一遍。翻到末页,这本书的价格是三十三块九,这在二十多年前是笔不菲的数目啊,这份深厚的姐妹情谊我一直珍藏,无论期间搬了几回家都不曾落下。

在书房的柜子里有一个盛饼干的铁盒子,里面有厚厚的一沓信封,信封已经发黄,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,一封一封的拆开,里面是他年轻的时候给我写的信,那时候还是热恋期间,他在外地工作,再忙也会坚持每天给我写一封信,信中皆是思念之情,恋人之间甜蜜的情话尽在其中。把信放回盒子里,看着它,幸福感油然而生,他,就是我现在的爱人。

最难整理的要数儿子的房间,儿子已经摒弃了小时的玩具,取而代之的是满满一屋子的书。房间里书堆成小山,书桌、床头、柜子,到处都是,再也找不到童年的痕迹,此时的儿子正在客厅专心上网课,我悄悄地把玩具箱拿到了储藏室小心珍藏,这是他童年的美好回忆。尘封在箱子里的玩具中夹杂着一些橡皮和水彩笔,支离破碎的玩具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,手中把玩着小小的玩具,仿佛看到了儿子恍若昨日的小脸和稚嫩的童音,时间没有停留,而是一如既往的奔到

了今日。儿子已经十七岁,个子高高的,脚上的鞋比我的都要大上两码,但无论他走到了人生的哪个阶段,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孩子。

整理洗手间的时候,发现儿子的牙刷有点脏,给他换了一把新的牙刷,将牙杯用清洁刷仔细清洗,做这些事的时候,我仿佛看到了儿子初学刷牙时手持牙刷笨拙的模样,嘴角不禁流露出淡淡的笑。

整理着爱人的衣物,就像看到他被岁月亲吻过的面容,我轻轻将它们抚平,抚平他工作的压力,生活的重担,抚平岁月留下的无情印记。

整理阳台和客厅的花花草草,清理掉发黄的叶子,客厅茶几旁边有一株四十多年的君子兰,与我同生同龄,几十年一直坚韧挺拔,这也是父亲留给我的珍宝。看到它便不由想起童年的种种,父亲爱花,院子里郁郁葱葱,月季、栀子花、蟹甲兰、灯笼花……竞相斗艳。而我,遗传了父亲,继承了他诸多的爱好,譬如养花、养鱼、品茶。

一天之中,家中的所有物件在我的整理之下不再凌乱,都说生活就是一地鸡毛,在我看来,生活其实是一箩筐的幸福,点点滴滴,无处不在,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落,生活的每一个琐碎,原来,我的幸福是这么的小这么的多,多到我无法去细数、一一去回味。二零二零年,我许愿,祝愿疫情快点过去,祝愿疫情下的武汉早日康复,祝愿奋战在前线的英雄们平平安安,祝愿我的祖国早日度过难关,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!

顶层厮杀

文/肖永政

肖永政,1961年生,1983年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,后进入《威海晚报》当记者,旋即进入《威海日报》当记者,2006年为《威海晚报》编辑。在上述两报发表过数十篇纪实文学报道。

我刚踏进阁楼的门,“空袭”就发生了。

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两只大喜鹊,像打架老手一样扑向正在天台晒太阳的花猫“咪虎”。八个月大的“咪虎”哪见过这阵势,一个激灵翻身躲过,同时“嗷”地一声尖叫示警。我听到没有出门相助,而是忍着同情在楼内偷观。

第一波“空袭”没得手,这对喜鹊分左右站在阁楼顶上的屋檐角,居高临下对着花猫叫骂。沙哑的嗓音伴着不知为何而生的怒火,就如一对骂街的泼妇,不停地“喳喳”乱叫。

看浑身颤抖的花猫动也不敢动,喜鹊又发动了新一轮袭击。它们像一对长、僚战斗机配合密切,轮番低空掠地,并在最低点时用尖喙猛啄花猫的头部和背部。啄中的喜鹊一边得意地高声“大笑”,一边拉起复飞。在第三次被啄中时,惊慌的花猫终于忍不住拱身向阁楼门开溜。眼见手下败将要逃,两只喜鹊连忙飞向前面阻挡,花猫一看不妙,向中间院墙边一滚,不等喜鹊拉起再来,以墙为掩护一溜烟窜进门里。

一脸惊魂的花猫一进门,先放心地重重打了个响鼻,正当它抖擞全身毛发,要发泄一下这碰上的晦气时,一转身看到伏在窗台上的我,它猛地长长叫了一声,那神气分明是说:啊,原来你躲在

耳朵。熄灯后,它不顾伤痛,在房间里不断地匍匐、虎跃、撕咬,丝毫不停上半战败的沮丧。

春天的天台不是每周都有这样的生死擂台赛。但只要双方见了面,“虐猫”就成了喜鹊的“拿手戏”。听到天台上吵成一片,我就知道新一轮厮杀又开始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天台开放的时间越来越长,傍晚也会听到吵闹声。我常想,这何时有个了结呢?

这天,从外面进到楼群空地,就见三五个邻居仰头向我家单元楼顶观望。有人说喜鹊喳喳闹的,得有多大的喜气啊。我暗自笑了笑,准备悄悄过去。不料对面顶楼的一位女邻居叫住了我:“是猫上了天台?当心别让喜鹊杀了!”哟,真有高人。我连忙请教。她说,去年此时就是这对喜鹊夫妻,对,这俩口子合伙诱杀了她家的胖蓝猫。

我顾不上道别,一口气爬上顶楼,如同这位女邻居所述的场景发生了:对于胆子变大的花猫,俩喜鹊不再发动“空袭”,而采用和缓的方式,一步一步地向天台楼板的边缘溜达,引诱花猫在虎跃中,跌下二十米的楼底。女邻居的蓝猫就因受到自以为到嘴的诱惑,在跳起捕捉的瞬间,喜鹊却一跃身子闪开,蓝猫重重地把自己掼下楼去。虽经医全力救治,仍然不治身亡。



这儿,对本主子见死不救啊!

晚上,受伤的花猫躺在全家面前,摆出一副奄奄一息的可怜状,谁喊它,它也不理。拱背时骄傲的最高点被啄去了皮和毛,黑白各半的耳朵印上红色伤痕。此场面增大了家人的公愤:和平“居民”在自家领地晒太阳,为何得不到应有保护?顶着压力,我只好说“咪虎”虽然是全家的萌宠,可与喜鹊毕竟是动物间的搏杀,适应的是丛林法则,人类不应涉足过度。家人对此无法接受,但“咪虎”听了却睁开了眼,竖起了

“咪虎”紧瞪眼前仇敌,两只后爪在楼板上不断攒动;喜鹊一方似乎是丈夫的一只,趾高气扬地来回溜达,当它第N次向楼外转过头时,“咪虎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去,我当即失声喊出:完了,完了!

咬住公喜鹊翅膀的“咪虎”,发出了低沉的怒吼,公喜鹊因没成功闪身而发出了悲鸣,在离楼外仅几厘米处边缘挣扎,引来了母喜鹊拼死救援。一只在前拼命向楼外拽,一只在后催命般向前啄,夫妻俩的目的十分明确:拽拉出楼顶,让这该死的天敌溶化在这春天的空气里。

“咪虎”口咬着公喜鹊,四只

爪子紧蹬楼板不向楼边滑。由于受力大,身体构成了空前的“弓”形。在这生死关口,救夫心切的母喜鹊跳起来,向“咪虎”怒睁的眼一口啄去,“咪虎”急闪头松了口,公喜鹊一个趔趄跌下楼。母喜鹊一看丈夫脱离“虎口”,连忙蹿上花墙尾随而下。等我跑上天台,与一嘴鹊毛的“咪虎”向楼下看去,只见公喜鹊在飘着羽毛的楼底空地上一瘸一拐地悲号,看到母喜鹊到来,连忙硬撑着起飞,会合一起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。

我和“咪虎”目送着它们升空远去。

生死战后,我再没见过这对也许正在哺育期的喜鹊夫妇。

QUANU全友家居
绿色全友 温馨世界

全屋定制 拎包入住

装家不用东奔西跑 全友整装一站搞定

优质品牌 特惠套餐 标准流程 专业团队

地址:文山路桥西150米(三联火锅对面) 电话:8160018